學案小識

卷十四目錄

經學學案

待訪錄目錄

學案小識卷十四

經學學案

襄城劉先生

先生諱靑蓮字華岳撰學禮闕疑八卷補正陳氏雲莊集說之訛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無所疑者則不載焉其駁陳氏之誤者如入臨不翔集說臨哭也先生則引周禮注以尊適卑曰臨以駁之謂臨當解作莅禮不下大夫集說從黃氏之誤續大夫撫式士下之之下此謂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爲一節詞句對屬皆頗有所據其拾陳氏之遺者如黃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

亡其圖集說俱云未詳此引周禮注及先儒舊說以補之讀集說者可取資焉

桐城葉先生

先生諱酉字書山進士官左庶子著春秋究遺十六卷多宗其師靈皋方氏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併其事跡而疑之是未免於拘牽而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爲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缺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爲有條理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又撰有詩經拾遺十三卷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奎光字星五官知縣著春秋隨筆二卷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之故名隨筆其說有出於臆度者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咺歸賵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含及賵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爲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爲攝又曰桓公

爲纂何者爲是皆深中春秋苛刻迂謬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先生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爲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爲此本均不可考然疑錄頗爲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崑山邱先生

先生諱鍾仁字近夫康熙戊午舉博學宏詞老不與試特賜中書舍人撰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甯以後辨析已無遺義乃仍以夏時反覆申論又如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爲志楚之强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爲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爲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

亦有可取焉

蘄水劉先生

先生諱夢鵬字雲翼進士官知縣著春秋義解十二卷卷首刋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爲述孟述朱次爲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魯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爲十二卷大指推本公穀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其斥左氏持論甚辨

淮安郜先生

先生諱坦著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大指皆遵左氏其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閌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采宋元諸家以輔之亦時時出有新意而臆度牴牾亦在所不免

嘉善曹先生

先生諱廷棟字六吉著孝經通釋十卷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注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

國朝十家旁証諸說者又十有二家又著易準四卷爲圖學而作也

仁和沈先生

先生諱廷芳字椒園博學鴻詞歴官按察使撰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參稽衆本考驗六書訂刊板之舛訛祛經生之疑似於注疏之學大有功焉

錢塘程先生

先生諱川字郇渠號春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撰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爲序並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縷析至爲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眞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爲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

常熟陳先生

先生諱祖范字亦韓舉人薦舉經學賜國子監司業銜著經咫一卷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刊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覩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矣

歙縣程先生

先生諱瑶田字易疇孝廉方正博通經傳好學深思著通藝錄曰喪服足徵記曰宗法小記曰溝洫疆里小記曰禹貢三江考曰九穀考曰磬折古義曰水地小記曰解字小記曰聲律小記曰考工創物小記曰釋草釋蟲小記循文考索所得每較鄭注爲精而間有以意揣獲者亦不免自信之太過至其論學中述敬一篇持循頗密雖動靜看成兩截而卽事加謹不得謂非心身之益矣

太倉周先生

先生諱象明字懸著舉人著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凡易四卷書五卷詩六卷春秋六卷三禮十三卷皆裒集舊說亦間附以已意略爲折衷蓋採摭之功多而考證之功少其體例畧近黃東發日抄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應城程先生

先生諱大中字拳時號是菴進士著四書箋說六卷采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註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爲之箋其出處其與集注小異者則爲附錄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爲附記第六卷中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爲雜記援据頗極詳明其間雖或間有疎漏以及稍涉泛濫者而大體則爲有據之言矣

永濟崔先生

先生諱紀原名珺字君玉更今名字南有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撰成均課講周易其說以本義爲主而亦間有異同至其以經文專主卜筮十翼專言義理謂孔子恐人惑於吉凶禍福之說要求趨避之術故專以義理爲主則似傳非解經惟以補救夫經矣又有成均課講學庸讀孟子劄記論語溫知錄二卷

新安陳先生

先生諱櫟字文裕撰四書録疑三十九卷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觧章句集註者多解經文者少其大旨在於鑽研朱子之説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使讀者知其所以然又著有周易録疑無卷數

仁和杭先生

先生諱世駿字大宗號堇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著續方言二卷采十三經註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標明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有顯然遺漏者而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矣

山陽吳先生

先生諱玉搢字山夫貢生官訓導著別雅五卷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註所出而爲之辨證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轉音均宜入之而此書挂漏甚夥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滯猶可以考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槩是固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仿彿也

德清胡先生

先生諱彥昇字竹軒進士官知縣著樂律表微八卷凡度律二卷審音二卷製調二卷考器二卷一一辨証多糾正古人之謬如謂十二律相生不計餘數五音相生不計變音又謂錢樂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變律蔡西山之六變律則又皆襲京房之謬說而失之者也古人之十二律旋宮最爲簡便即如琴之七絃每絃必有三準其音皆與全絃散音合簫笛六孔並出音孔爲七而四字高吹即五合字高吹即六此其聲之高下清濁自然相應豈假於變律耶至於變宮變徵二音本皆在五

音之外故以變目之今因仲吕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訓之說目以變宫變商恐黄鐘變律縱與變律有分亦必不能獨成一聲先生是論可謂精且審矣又謂荀朂十三笛是古人遺法今但作黄鐘大吕二笛而十二畢具其法黄鐘笛用黄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大吕笛用大夷夾無仲黄林七律作大吕笛之法但以黄鐘笛相較其黄林二律之孔無所挪移餘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黄鐘笛半孔其七調除黄林二調相同外其大夾仲夷無五調合黄鐘笛之七調爲十二律調較古人之云六十調及八十四調者亦爲簡易可從

大興朱先生

先生諱筠字竹君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奏前明永樂大典一書陳編羅載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别繕寫以備著錄奉旨允行在辦理四庫全書處行走總辦日下舊聞先生博文宏覽謂經學本於文字訓詁爲學政時以爾雅說文爲士子倡爲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卒年五十三著有笥河集

嘉定錢先生

先生諱大昕字辛楣號竹汀進士歷官少詹事研精經史蔚爲著述於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瞭如指掌古人賢奸是非疑似難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者皆有確見在館時嘗與修音韻述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諸書所著有唐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

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朔閏考四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洪文惠年譜一卷洪文敏年譜一卷王深甯年譜一卷王弇州年譜一卷疑年錄三卷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養新錄二十三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三卷族子錢塘進士官教授與其弟坫相切磋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皆有神解著律呂古義六卷謂周本八寸尺若制律必用十寸尺以証荀勗之非又著淮南天文訓補注三卷述古編四卷

常熟顧先生

先生諱祖禹字景范著方輿記要一百二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

欽定通鑑覽要於地理注中多加采錄焉

鄞縣全先生

先生諱祖望號謝山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歸班遂歸不復出性伉直貧且病饔飧不給人有所餽非受一介主蕺山講席又爲端溪書院山長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爲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串時開明史館爲書六通論修史事先藝文次表次忠義隱逸兩列傳人多韙之所撰有丙辰公車徵士小錄漢書地里志稽疑又有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疑義錄爲經史問答十卷又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

偃師武先生

先生諱億字虛谷進士官山東博山縣知縣有聲被劾能職民咸冤之後經保薦而先生已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優於學以經史訓詁教授生徒勇於著錄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皆稽之經史百家傳記旁引遠徵遇微錙輒剖抉精蘊比辭達意以成一例云

博野顏先生

先生諱元字習齋其學主於勵實行濟實用終身刻苦介然自成一家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心學縱恣之失故力矯其弊然䙐其性命亦幾恍惚不自知其矯枉過正也至謂孟子言性善與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語異而意同會通孔孟則不可謂之立異矣

仁和吳先生

先生諱任臣志行端慤博聞强記兼精天官樂律康熙乙未以博學鴻詞徵授檢討撰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廣搜博引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託園詩文集諸書

仁和盧先生

先生諱文弨字紹弓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孝謹篤學好校書所校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呂氏春秋賈誼新書韓詩外傳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獨斷經典釋文諸書本鏤板惠學者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而名之曰羣書拾補所自著書有抱經堂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使學者諟正積非蓄疑可以渙釋矣歷主江浙各書院講席以經術導士卒年七十有九同縣孫先生志祖進士官御史所著讀書脞錄七卷考論

經子雜家折衷精詳不爲武斷之論家語疏證六卷證
王肅之僞又著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四卷補正
姚之駰輯謝承後漢書五卷

濰縣劉先生

先生諱以貴字滄嵐進士官知縣年甫艾告歸杜門著述於十三經注疏外旁搜一百四十餘家而考其異同辨其得失所著有古本周易十六卷析疑二十卷尙書以下皆有集解各若干卷又有初學正鵠正命錄蒼梧縣志萊州名賢志藜藜初編滄嵐辨眞文共若干卷卒年六十有五

歷城周先生

先生諱永年博學貫通爲時推許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召脩四庫書授編修先生在書館見宋元遺書湮沒者多兒采於永樂大典中於是抉摘編摩自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焉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凝鼎字庸齋拔貢生著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讀次詮文義先列集注次錄或問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稍有同異者則斥不載焉

休甯戴先生

先生諱震字東原舉人乾隆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總裁以纂修薦
賜進士改庶吉士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所校大
戴禮記水經注最精核又著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
卷方言疏證十卷又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
割圜記三篇續天文畧三卷策算一卷又詩經二南補
注二卷毛鄭詩考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
三卷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文集十二卷先生故訓
之學也而欲諱其不知義理特著孟子字義疏證乃至

詆程朱爲老爲佛謂理爲我所本無程朱言性即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即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之而爲此說孟子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先生有意匿之乎抑並此句而忘之乎大抵考據訓詁可以明典章制度不可以窮義理典章制度非全無義理特其外迹耳特其末節耳聖賢工夫全在明善復性以不失乎天之所以予我者而謂理爲我所本無是何言哉後之慕先生者有歙縣淩先生廷堪進士官教授撰禮經釋例十三卷又著魏書音義燕樂考原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五物九祭釋牲旅酬楚茨

諸說經之文俱有考覈惟復禮三篇謂窮理二字出於
宋儒則並夫子說卦傳而忘之亦大可異矣

錢塘桑先生

先生諱調元字弢甫進士官工部主事撰論語說二卷凡五百條分上下二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闡集註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尚非剛之類頗爲細密又撰有躬行實踐錄

黔陽潘先生

先生諱士權號龍庵官太常博士撰大樂元音七卷前五卷據琴定樂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絃音雜故首徵二說而通之按絃審音以首絃爲下徵二絃爲下羽三絃爲宮四五六七爲商角徵羽并附以儀禮樂譜十二篇圖說頗繁然實本律呂正義琴以首絃爲下徵之說旁爲推演其由琴聲而推諸樂與近時愼修江氏律呂新論所見略同但不及江書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譜曲譜七卷歷學音調類例甚詳

滿洲都先生

先生諱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鑲紅旗人撰黃鐘通韻二卷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呂名義第六律本第七循環爲宮第八聲字第九律數第十末又附以琴圖共爲上下二卷多本蔡氏律呂新書而附益以己意如聲字一篇於

國書十二字頭獨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餘皆不之及蓋未究

國書制作之本也惟所論清字切音之法皆中窾要爲

有益於學者耳

大名崔先生

先生諱述號東壁舉人官知縣泛覽羣書巨細不擇而一反求之於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著有考信錄全書其門人陳履和述其目錄曰考古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是爲前錄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洙泗考信錄四卷是爲正錄豐鎬考信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爲後錄共三十六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尚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爲

考信翼錄十二卷又有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無聞集知非集正編小草集先生學主見聞勇於自信雖有考證而從橫軒輊任意而爲者亦復不少況其間得者又强半爲昔賢所已言乎

待訪錄

武進張先生

先生諱惠言字皋文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又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譜等書

歙縣金先生

先生諱榜字蘂齋治禮宗康成著禮箋十卷

嘉定王先生

先生諱鳴盛字鳳喈著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

曲阜孔先生

先生諱廣森字衆仲又字㢡軒至聖六十八代孫著公羊通義十一卷大戴禮補注十四卷

興化任先生

先生諱大椿字幼植又字木田修四庫書充纂修禮經
喪服爲多長於名物著弁服釋例深衣釋例釋繒等書

武進臧先生

先生諱庸字拜經著拜經堂日記十二卷拜經堂文集四卷

江都汪先生

先生諱中字容甫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學述內外篇

海州許先生

先生諱桂林號月嵐博覽羣書研窮經義通訓詁精算法著有易確穀梁釋例宣西通算牖諸書

卷末目錄

心宗學案

上蔡張先生

先生諱沐字仲誠號起庵官內黃及資縣令屢以廉吏論薦告歸後講學於汝梁之間中州稱眞儒潛庵逸庵與先生三人其示學者爲學次第曰立志曰存養曰窮理曰力行曰盡性曰至命大畧不違程朱之法及讀其遊梁講語則曰程子云釋學本心此語是偶誤彼止鶻突耳儒學方是本心下了種生了根於是心正身修而而生大業矣豈可以先儒一言之誤看壞心了只未明

工夫爲心耳這裏關竅豈是鹵莽可以識得你們須日用間靜坐尋討此心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便存住莫令放失又曰盡性非別有功夫即立志存養窮理力行層層功夫即性也即盡性也性者生也以心生得名非有形可指有象可求苦然認性爲一物則惑矣志心之生也立亦心之生也存之養之則生氣厚又窮理焉則益生至力行則生理盡矣故曰盡性性本虛而能生盡其虛而能生者不使枯槁絕滅也孔子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不存存則亦烏有道義哉吾故曰性善是工夫也樂記曰凡人有血氣心知之性

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心是血氣之物含有知覺在內便是性那裏面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只是感於外物當惻隱者生惻隱當羞惡者生羞惡當辭讓是非者生辭讓是非耳然此不過四端而已天之所能與人不過此端令人接續此端擴充將去則爲仁義禮智此所謂天之休命也不擴充則亦不過端焉而已那有仁義禮智乎乃知性天與人以工夫也不盡工夫已非性矣由是觀之先生專以知覺爲主知覺含於心故謂性生於心下種生根卽所謂靜坐尋討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是也

那裏面並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是即無善無惡之謂至謂四端皆感於外物而生則不獨告子之義外而已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先生豈未之思耶大抵陽明之說主於中雖程朱之言存養言窮理本無點滴滲漏皆可改頭換面以曲成其意見之私此明季之言良知者比比皆也先生平生以傳心學爲己任而作六書以教門人不離乎一念常在四字所謂一念者謂此心中一段極明白意思即是天理常在即是天理流行非又有天理在何處又須去存也或問是遇事即提起否曰此念無動靜不分遇事不遇事人方靜時此

心最易閒閣放軼即是昏邪當喚醒使在然既在矣忽而遇事不及防範又被物誘此念突失故好言者任意多言而不知作好怒者任意發怒而不知息一念不在故無所不至矣於正多言時一提此念便可緘口正發怒時一提此念便可息氣正疑人忌人時一提此念便可疑消忌釋正裝飾名節鑽營貨色時一提此念便可改其裝飾罷其鑽營此一念又爲改過遷善矣直是明明亮亮一心常時要他相隨此事來即此心安插在此事即此事便合理彼事來即彼心安插在彼事即彼事便合理方事之未來只可謂之一念待事之既至乃有

合理之可名如天上直一月千家萬戶之光明亦直一月也故曰非又有天理在何處也又曰所謂一念常在者何啻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又曰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此一念如連山斷嶺有處固有無處亦闇渡在與操存舍亡不同由此觀之先生於大聖人所謂操存舍亡者亦不以爲然也何况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常存敬畏乎夫念者意之轉動也較思爲輕較慮爲淺謂之一念忽轉忽動之思意也不憑天理而憑人心已無不溺於思陷於欲者心之一念安能禁其不爲私欲乎而

何嚴師憚友相隨乎夫嚴師憚友敬也誠也舍敬與誠不言而動曰加一念察識卽精加一念主持卽一無論堯舜之精一不能若是其易敢問所謂察識主持者卽察識此一念乎主持此一念乎抑以一念察之識之主之持之乎一念何物察之識之主之持之又何物也先生認本體爲工夫並謂又有天理在何處天理既無則常在者恐卽人欲矣不大可畏哉程子之所謂吾儒本天者正以此也至陽明藉朱子之一言半語與已畧相似者三十餘條硬坐以爲晚年定論是欲援朱子以自證明其不背於正學也而其陵跨毀滅之心蓋亦在所

不免矣先生乃合之傳習錄以爲道一錄其亦陽明之心乎惜哉先生之篤志好學而有此一大差是亦可慨也矣其他所著有溯流史學鈔圖書秘典一隅解六諭敷言張氏家譜

從學諸子

黃本訥　楊得秀　王　章　閻良弼　馬　昌
鄧九齡　史贊明　劉承業　黃之錫　馬　騆
李殿禎　張右栻　黃　勤　周丕顯　馬德進
馬德迪　馬德達　師懋學　王志亘　張　烱
張　煓

慈谿潘先生

先生諱平格字用徵著求仁錄謂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求仁所以復性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不自知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如此則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

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謂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軏則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眞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能伎兩起見則日事於強日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性之眞欲則能反而求之欲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是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自能直追病源知平日人我習見之爲礙必務格而通之也知即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觳觫乍見惻隱

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即格通身家國天下也不忍觳觫之牛良知也致不忍觳觫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擴充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後不忍觳觫之知至擴充以保四海而後乍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後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後知至也知至而後

意之存於中者無僞運於事者必慊無自欺可知意無
自欺而後心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可知
心無所而後無親愛賤惡敖惰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後
宜其家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
興讓國治矣國治而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
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又謂大學乃曾子
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語
已盡一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已盡一貫格物是打通一貫物
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

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一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爲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聞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日省吾身而後可哉又謂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眞

心見在日用而别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若能審求仁之學脈而得性善之真旨者不别求心蓋真心見在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是非自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梏之反覆者未嘗不流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參求無刻不流行何待於靜中養出又謂有操持則分内外心意爲内事物爲外以心意爲内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腔子矣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之常惺惺於腔子則心勞真心主也意識賊

也操持意識以爲心則賓主雜糅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糅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故日問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燕息有魂夢顛倒不安之苦知求仁之學脈者吾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爲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又謂操持者意也識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知求仁之學脉者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懔懔焉不敢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懔懔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即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

卽是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耳曰見吾分之未盡而懔懔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爲敬也不自知其爲敬乃所以爲敬卽是心心卽是敬也又謂實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工夫自能實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工夫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眞志眞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有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願欲是謂眞性眞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明明德於天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

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强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卽是率性誠之者之人道卽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天人共貫之學脉與又謂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或於空閒無記之際默默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倥偬恍惚之際默默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默自提久久則志漸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爲心欲常在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或至作意而動火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陽明先生立志說云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卽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

責此志不立卽客氣便消除怠心生責此志卽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卽不忽敖心生責此志卽不敖吝心生責此志卽不吝懆心生責此志卽不懆忿心生責此志卽不忿慢心生責此志卽不慢忍心生責此志卽不忍畏難之心生責此志卽不畏難怨尤之心生責此志卽不怨尤自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卽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心生責此志卽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時而非責志無一地而非責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知所以責志自不至錯於提心而因藥發病之患其庶免乎又謂眞志既立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

志既打成一片則事事盡分皆眞志所率由豈見有工夫工夫二字起於後世佛老之徒蓋自倫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主敬之學先立體以爲致用之本窮理之學先推極知識以爲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工夫嗚呼爲主敬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地工夫耶亦曰爲盡倫常日用故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子而後嫁者耶嗚呼爲學本無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必不能力行與學者言但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容更有言說又謂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是自然的

只起初思量乃是勉强勉强提起之久至於思路漸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間閒忙無間蚤暮不由汝思量不由汝比勘自不覺知恥發憤精神煥發而志立矣又謂晦庵不信大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歿而聖學亡今敢於悖先聖而不敢以悖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爲實然象山陽明謂顏子歿而聖學亡則尊爲確論若指程朱與象山陽明之學未契於孔孟則必目爲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者讀註聽講先入於宋賢之說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說而未嘗讀孔

門經書故意見偏陂窠臼難拔某之所以說不得看注不得看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又謂吾儒之道至孟子而絕二千年來我幸窺見一班憂歎彷徨惟恐不得其人共明之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二三子有時颮篤我以爲喜有時懈緩我以爲憂警勵鞭策似乎趕緊不能不如此二三子若有一日自得孔孟之學始不孤我之責任始輕我之望二三子如舉子之望捷貧子之望金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我之望二三子甚切二三子自待甚緩我之悲歎不能不愈深夫深造自得二

三子見爲甚難我見爲甚易夫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實是如此二三子信不及夫子豈誑語欺人我豈援聖言以欺二三子蓋先生欲超出程朱之塗轍並亦譜言陽明以便直接孟子而覩毛氏文强稱先生竭力參求惻痛交迫者四十日如一日而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亦與陽明龍場之悟無異故一守陽明之致良知與責志之說而特以格通身家國天下釋格物以示不入陽明窠臼然而或言眞心或言眞性心性並未分明又每以不忍觳觫乍見惻隱孟子之隨時指點者即

據爲渾然之一體即認爲豁然之一貫視擴充爲直達流行無工夫之可驗其言集義亦以格通家國天下當之嗚呼豈不誣乎夫孟子之博學反約知言養氣皆格致誠正窮理居敬之事也所以擴充者在此所以集義者亦在此豈實願實證真心真性當下直捷之謂乎先生誣孟子矣而欲直接孟子之傳因狂而妄明季之言心宗者其流弊大抵如此奚足怪哉

密縣山先生

先生諱御衆字寬夫號曉堂又號惕翁其學以事心爲主蓋明末心學之餘緒也凡言心學者動曰當前曰究竟曰了當曰自然曰不掛絲毫曰只此一事曰本無一事曰討消息曰到圓滿處曰睜眼看見開口說著且或引經傳及先儒語以己意湊泊之非所引本義而若矜爲微妙又或直用二氏而以聖經强合之本屬妄誕而敢自以爲傳所不傳如先生者可鄙困亨錄觀之曰入之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潔淨光明遇事即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我不敢參以畔援希冀之

意故曰天下本無事曰今日所謂只此一事者看來還是未能灼然確然爲不移主宰若一旦有所侵奪恐所謂一事者茫無得力處也從古聖賢念茲在茲舉聚散得失付之流雲我此一事並無增減此之謂止此一事曰學者莫求解聖賢語要認自己心明白自己事依文能解過事茫然總是不親切自誑誑人曰千難萬難只是打疊此心若心地潔淨不但發憤植立所謂道理平鋪著足便四通八達曰愼獨不是把捉但認得獨時自然知愼曰凡人只要辦箇必爲聖人之志自能博學自能審問自能愼思明辨而篤行之進是自己進退是自

已退他人預力不得所貴乎得良友者資指迷之益耳日種種嗜好都教刋落淨盡無巨細不掛絲毫方可進道少有沾帶終是凡軀非由己工夫曰心本無物無物則虛虛則公公則無所偏私任天下紛紜雜賾遺大投艱不過如其理分物數應之更有何事而第一在識本心存養得精神强固後睜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也雷霆風雨天體凝然若多一念則私吝生廢其天職矣曰在此時作此事一點真心對天下萬世精義入神是真到圓滿處曰高景逸先生過汀州坐小樓上讀程子書至金革百萬曲肱疏水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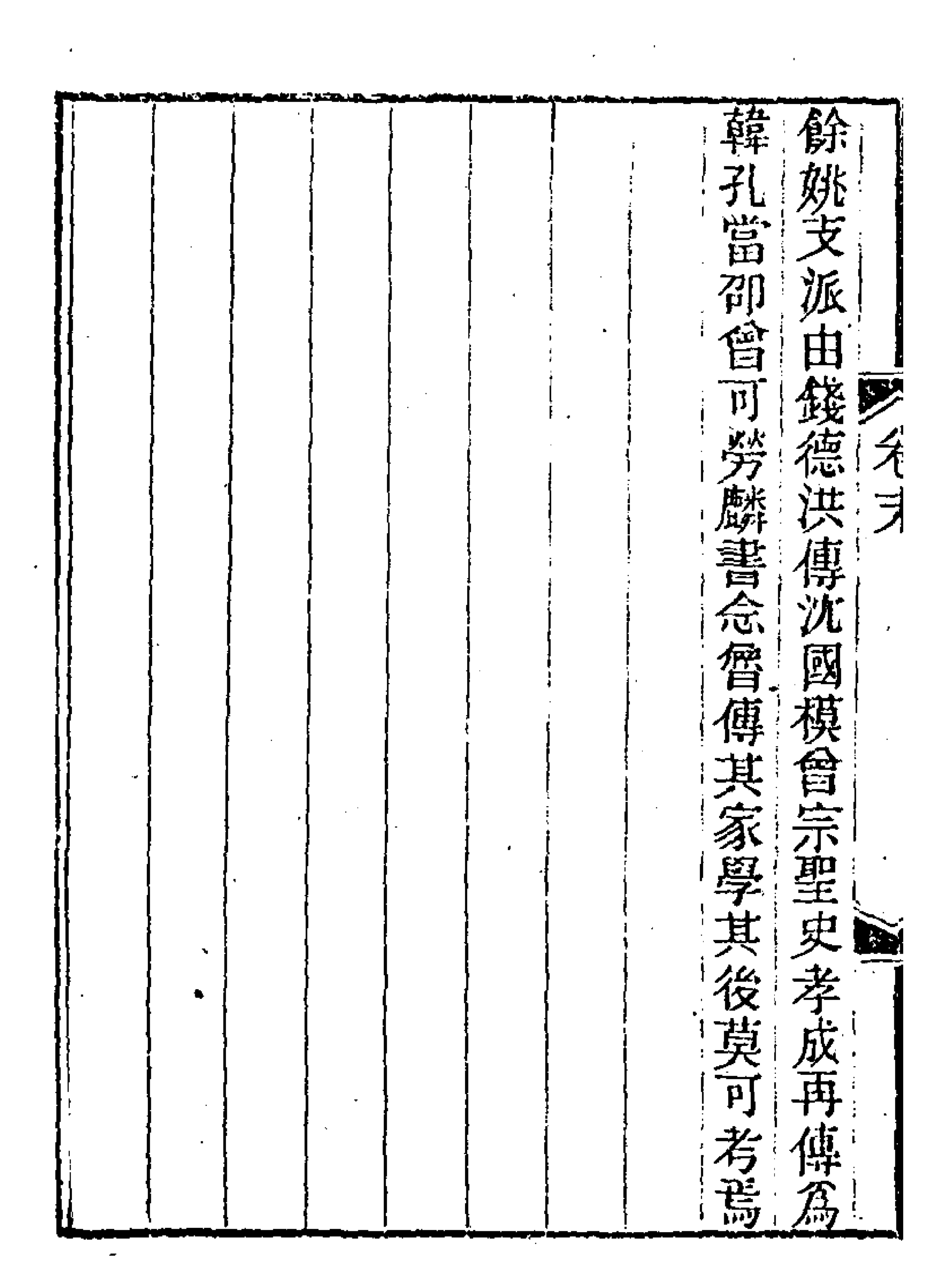
一事處豁然頓悟覺得此心與大化無間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看出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來則周子無欲故靜之言眞是了當更有何說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是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學問工夫是疏源達流不使壅塞之意曰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著脚曰夫焉有所倚曰二氏有之向上一機千聖不傳此語亦未爲非但立言大簸弄耳眞學者自然見之不然何以欲罷不能曰俞淨意公傳中有云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學者不可不咀嚼此二語合觀困亨錄多是拈

出指點語雖偶亦鞭辟近裏而究不知一點心爲何心此一事爲何事如何圓滿如何又不掛一絲如何潔淨如何又四通八達本體既非工夫全無著落其何以爲學者訓乎夫聖賢之學不外居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而已而曾不一及淩高鶩空謂向天機上討消息謂一寸靈明通天一片幻境視禪和又何異哉是安得不辨

待訪錄 心宗

餘姚邵先生

先生諱廷采字念魯諸生與徐景范受業於韓先生孔當講致良知之學著有思復堂集其學校論一篇竟敢謂人心之僞伏於孔孟程朱之中是孔孟程朱之言皆足以害於人心狂悖亦至此乎後又謂宋以後書一切束且勿觀從事於孔顏曾孟之教蓋欲廢孔孟心有難安姑且廢程朱乎何其肆無忌憚若此我朝崇尚正學朱子升堂豈容有此橫議之妄人可知致良知之流禍不至於李卓吾不止豈不大可懼哉竊考



餘姚支派由錢德洪傳沈國模會宗聖史孝成再傳爲韓孔當邵曾可勞麟書念曾傳其家學其後莫可考焉

新安魏先生

先生諱一鼇字蓮陸與清苑高鑴范陽耿極從徵君孫先生游最久先生搆雪亭於夏峰白雲盈山孤燈午夜及門問答先生爲多而上下古今視千秋如一旦高曠之病所不免矣所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雪亭夢語雪亭詩草

江都張先生

先生諱問達字天民生平墨守陽明良知之學所著易經辨疑七卷黜數崇理而談理一歸之於心其自序首推王弼又引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及求諸我心之是諸語是卽象山六經注我之說也其取於輔嗣之虛無宜矣

江甯張先生

先生諱怡號瑤星其父可大爲登萊總兵死毛文龍之變先生蔭錦衣衛千戶李闖逼降不從遁於深山終身不出著有三禮合纂二十八卷其通禮以大學爲首從陽明所解古本不用朱子經傳次序且以周禮爲有政無教儀禮爲儀䌓義疏不知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其見解大抵出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者也

武功康先生

先生諱呂賜字復齋號一峰著有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愼獨卽孔子修己以敬血脈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錄大旨己盡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亦自稱爲姚江之支派云

長洲彭先生

先生諱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其祖南畇先生嘗與林雲翥云朱子之會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此書遂傳爲家學允初與同縣潘恬如吳縣汪縉講學著有二林居集縉字大紳著有二錄三錄尊孔子而參乎二氏

學案後序

道不變而學未嘗不變也學未嘗不變而道終未嘗變也千古一孔子而已矣千古一顏子曾子而已矣千古一子思子孟子而已矣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數聖人數賢人者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人以之成其人天地不變此數聖人數賢人不變也數聖人數賢人不變天地終古不變也道不變也其間學之變者有矣所聞異詞所見異詞所授異詞所師承異詞典章制度各有所據名物象數各有所宗自秦至漢至魏晉至唐以至於今變者數矣變之數而屢變不一變矣然

乃道之外跡也道之末節也譬之天雲霧過而日月之
明星辰之燦自在也譬之地城郭移而山川之淑物產
之精自在也非道之眞非道之本也彼之所謂學也非
道學也其關於道之本道之眞者則不可以變孔子之
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程子之於釋老朱子之於橫浦
象山何如其嚴也蓋恐其變而道乃終不至於變也然
而天之生民也一治一亂大抵閱數百年而變一見明
之有陽明橫浦象山之流也而其焰熾於橫浦象山以
朱子爲洪水猛獸以孔子爲九千鎰是竟欲變朱子之
道而上及於孔子者也而及其後也龍溪泰州山農海

門諸人尊師說而益肆無所忌憚數十年間若顛若醉不知何者爲洛閩並不知何者爲洙泗惝怳迷離任其心之所至而已而甚者遂至於犯法亂紀而不之顧入國朝其流波餘燼尙未息也乎湖陸子起而闢之而桐鄉太倉儀封三先生先後其間與陸子同夫而後天下之學者上之則相與爲輔翼次之亦不失所持循卽一名一物之長一字一句之是或以明故訓或以徵博聞消其意見去乃詆訾亦何不可進於道哉而且正學日昌狂瀾自倒間有一二三言新建者知之未眞奉之亦苟隨聲附和如蚓吹蟬吟旣無所宗主亦復何所提唱而

後知平湖諸先生闢之之功歷百數十年而更著也道之不變夫復何疑雖然孔子遠矣顏子曾子遠矣子思子孟子遠矣程子朱子亦遠矣卽陸子亦不可復見矣學者回思故明正嘉而後學術大乖人心胥溺至有痛定思痛者則余輯是編而以心學附其後雖不免過慮之誚而亦無非仰承吾平湖陸子之遺意也夫道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人之所以生也非道則氣而已矣則質而已矣氣與質萬物共之者也人而可以物乎故非道不可以爲人知其不可爲人而學可得矣學以完其爲人亦完其道而已學以完其道亦完其所以爲

人者於天地而已一有不可以對夫天地者則道自我變矣安得謂道必不變哉顧變者在人而必不變者亦在人也人能持此道於必不變則可與天地立矣然而自孔子以後又有幾人哉余因平湖諸先生而重念之未嘗不有望於天下之學者也此是編之所由作也

敬楷先生學案既成或有求讀之者曰請問其目坊爲述焉或曰若是其門戶乎是書之旨吾不及知以其目言之則吾惑滋甚新學無論矣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非傳道乎得不傳之學於六經非經學乎坊應之曰以若所言是顏閔必無文學而游夏不足與言德行也就陳蔡諸賢而分爲四科就

國朝諸先生而分爲四門耳或曰然則翼道以下之皆所以傳道耶坊曰是固然而未盡然也游夏之德行何敢擬於顏閔顏閔之文學其必不同於游夏也或乃爽然失憬然悟坊因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子既有所見曷

書於册以詔後人於是乎書若夫是書之旨則先生各
序言之矣垿又何能窺其萬一實垿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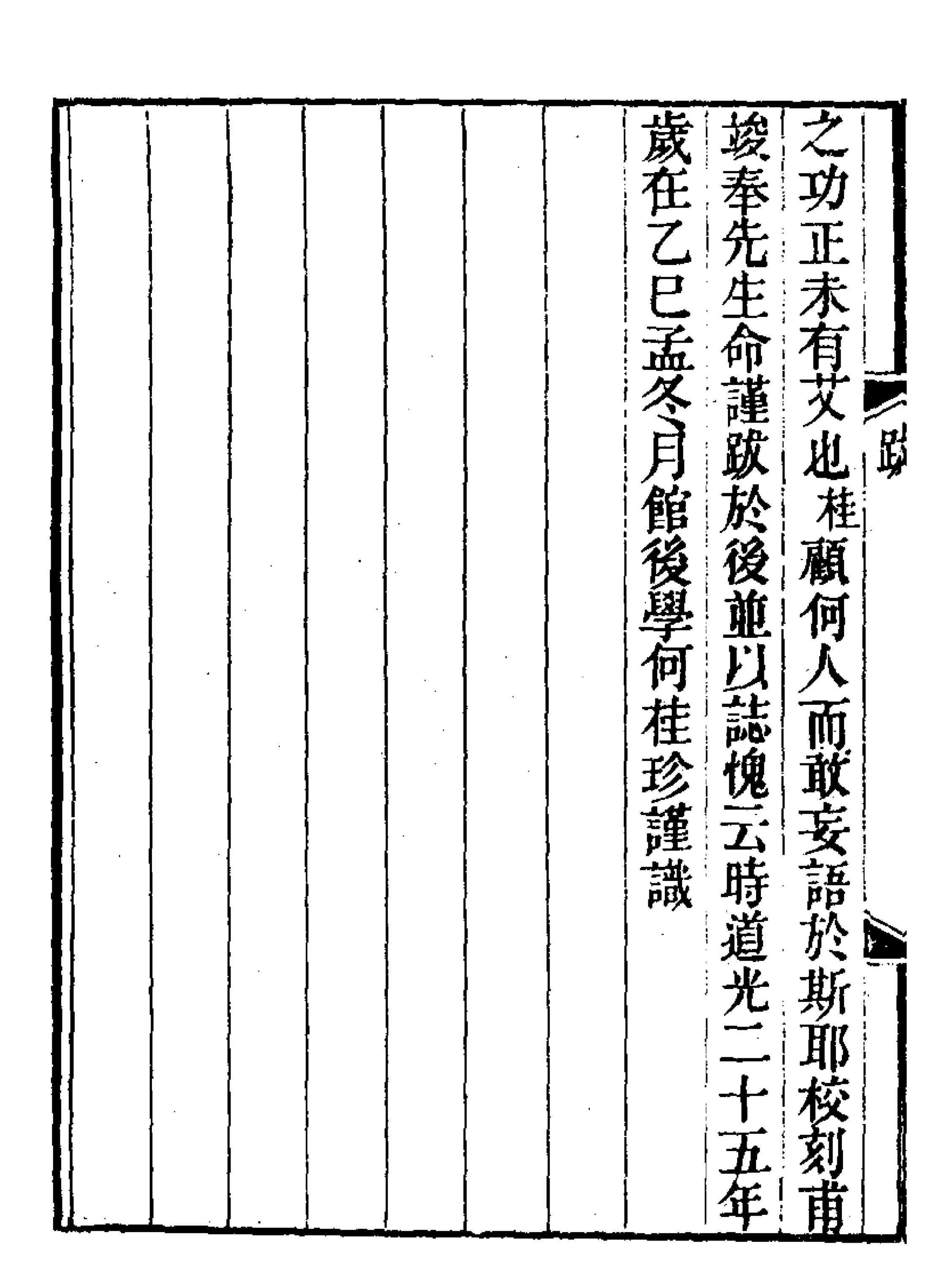
跋

古無不躬行之學也自道不明而行者鮮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已憂要其旨則在修德徙義改不善而已俗儒以章句訓詁爲學遂置身心於不事而賢智之過又或極意求深墮於空寂蓋道之不行久矣宋興濂洛關閩五子者出卽經以見道卽身心以驗道所講在此所行卽在此此學之正也傳至有明遵行勿替故其初統紀一而法度明及姚江出而道乃大亂學者喜其徑之捷可以自便其私也則羣焉趨之要其所以託於道者則曰文章也氣節也功名也夫三者謂非道之所見不

可也然無擇善固執之功而任心自用將文章失之誣氣節失之驕功名失之譎且有背道而馳者極之談元說妙飾智驚愚而身心之汙垢不可窮詰名教之場竟成市利其害豈淺鮮哉論者謂明亡於講學非講學之過所學不正之過也我

朝鼎新尊崇正學於是純儒出而力挽狂瀾平湖陸子之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特於松陽講義三致意焉桂少趨庭嘗受是書及游鏡海先生之門朝夕講求益信陸子之爲當代正學也先生以素所心得者提撕後進兢兢

於義利儒釋之辨且復博覽羣言輯爲學案自陸子以次標其正宗衍其支派判其歧途嚴而不苛簡而能盡蓋其所詣者實故斷之也當其所憂者深故言之也切學者觀此則知即講即行而訓詁不足以盡之空寂不足以得之文章氣節功名不足以託之精研乎性情心術之微而事即在於日用飲食充極乎天地民物之大而職不越夫子臣弟友由格致而誠正而修齊治平孰有外於是哉先生幼學壯行未耄而作遂初之計復以柘城竇先生理學正宗屬桂續輯倘及就正而成之則宋元明以來正傳具在可與是書相翼而行先生行道



之功正未有艾也桂顧何人而敢妄語於斯耶校刻甫
竣奉先生命謹跋於後並以誌愧云時道光二十五年
歲在乙巳孟冬月館後學何桂珍謹識

跋

舅父學案小識既成付之剞劂命兆麟偕弟校字受讀再四而不禁慨然有言也夫天下有性學而後有綱常有綱常而後人道不至於澌滅自性學之不明於天下也於是曠達之流以名教爲虛設以性命爲空談以蕩檢踰閑爲豁達以秉禮守義爲拘牽遇有一二尊崇正道講求性理者輒非之笑之且大肆狂言以譏之不斥爲怪卽訾爲迂不鄙爲愚卽目爲矯今夫聖賢之道卽人人當盡之道亦卽人人同具之道也其理如日月星辰之麗天千秋不墜其脈如江淮河漢之行地萬古不

遷其用如布帛菽粟之資於人須臾不可離守此者全其爲人外此者失其爲人孔曾思孟所以懃懃懇懇垂統緒以示來茲者非欲特立獨行以表異於天下萬世也亦盡乎人道之當然而已矣周程張朱所以紹述前言表明大義者亦非欲高自位置以待後人之尊崇也述聖學以維持萬世之人心而已矣然而道之繫於人也雖深切著明而可守人之求乎道也恆支離惝怳而無憑南轅適越北轅適燕人人所知而燕趙之界限茫乎未得於是如盲人之擿埴索塗而歧趨出矣同一言格致也或以嗜奇愛博爲淵雅或以物來坐照爲心得

同一言誠正也或空寂而忘戒懼之功或強制而遺涵養之學微言絕異說橫宗旨淆正道晦非舉先賢之矩矱以示之的標聖學之塗徑以導其趨不幾萬古如長夜耶　舅父本平生之得力訂正學以示後儒首之以傳道表聖道之統緒也次之以翼道重聖道之干城也又次之以守道嚴聖道之防閑也又別出之以經學明學未嘗不由於經而經不徒在口耳也卷末附心宗則言其非學而足以亂學也夫宋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流傳於世久矣然皆純駁混淆是非紛亂渾丹青黑白爲一色總離合異同爲一源學者多取其簡便直捷者從

而蹈之而孔孟之統紀以失朱程之矩範不可復存矣夫聖賢之道實理也聖賢之學實功也舍踐履而言良知舍積累而言頓悟遊其心於寂靜墮其理於虛無是直以性道爲鏡花水月毫無把握也而聖賢之學幾爲天下裂是編標道統之所歸明範圍之所在旣不得以獵取名物而棄身心更不得以蹈襲禪機而忘懿德挽狂瀾於旣倒引一髮於千鈞此則吾　舅父扶持正學之苦心也夫外甥黃兆麟謹跋

跋

舅父是書之作也先以其序命倬兄弟錄之倬且錄且喜幸千古之正學不至晦於今日也幸今日之學者得有所指歸不至惑於歧途也幸倬之蒙昧無知得是書之成不至失所尊行也今夫孔孟程朱之道無日不在天下天下之人亦無一不在孔孟程朱之道之中而何以有是有非有同有異有純有駁有正有偏若是其不齊也不亦大可慨乎夫考核之詳非不是也而斤斤焉以富爲量以多爲能獵其枝而遺其本疏其流而棄其源其失也外其得也未至若混一三教動稱二聖指魔

爲道認心爲性不可空而空之不可把捉而把捉之斯之謂改換頭面斯之謂簸弄神識其更有輕詆程朱蔑視義理句讀初明而已横生意見魚豕粗釋而已大肆狂譏藉一言半語以逞其辨爭假末節細事以誇其慧巧助浮薄而益之瀾率囂陵而揚之焰此學者之深憂人心之大害也吾 舅之爲是書也以一生之蘊積傾方寸之赤誠爲斯世埽榛莽爲後學正趨向爲希賢作聖者立一必可至之正鵠其傳道四人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而言與行卓然表見於天下上可以此追宗乎孔曾思孟下可以此近接乎許薛胡羅蓋廣大精微

傳古聖賢之遺緒於不墜者此其選也其翼道十九人言足以匡廸羣流行足以羽儀四海舉偏頗而扶之以中正袪迷罔而牖之以誠明蓋其所植者深而其所以干城斯道者至有賴也其守道四十四人堅定以立其志嚴肅以持其身爾室屋漏俯仰於無所愧萬馬千軍撼動而莫可搖蓋有定識定力獨立不懼者矣夫學未有不由於經者也由窮理而得聖人之旨則卽經卽道道不離乎經經亦不離乎道矣若但訓詁其文字考索其典章重名物不重心身知獵取不知格致此字裏行間之經非道德性命之經也夫是以別出爲經學之案

也而每於其害道者一一辨之夫辨豈得已哉如今日之言王學者大抵無師承無提唱原不似末明之若狂若醉橫行無忌而曠達之流往往假此以爲託身之地非特貪其簡便亦且恃爲尊崇而脫離程朱矩範踰閑蕩檢無不可以自由是不擴心宗何以正洙泗之壇坫嚴洛閩之藩籬乎此吾　舅之苦心我輩向學者之所深幸也是書創始於癸卯之嘉平月成於乙巳之初夏同志諸先生見而悅之相謂曰扶持正教啓迪後學是不可不公諸當世爰共商而付之剞劂　倬竊與校讐敬述小語以志步趨之所向云外甥黃倬謹跋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

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旣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洒埽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

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即物而窮理即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繼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

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
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
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
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
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
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
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
蔽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
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
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

由後之二薇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頓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不擇名言畧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饜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

矣若其有啗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囿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己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館後學曾國藩謹識